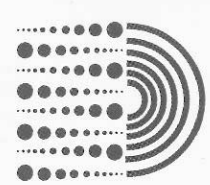




Arshile Gorky

亞爾希勒·高爾基

王哲雄 Che-hisung WA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研究所教授



畫作說明：
亞爾希勒·高爾基 (Arshile Gorky 1905-1948)
《臨終》，1947
畫布上油彩
紐約現代美術館



高爾基的一生充滿辛酸，特別是他生命終結前的數年，幾乎是一幕幕悲劇編撰起來的：一九四六年的一場火災，焚燬了他的畫室和二十六幅作品，接著又發現自己罹患癌症而開刀；一九四八年他又在一次車禍中頸背受重創，妻子也棄他而去，終於使他萌生厭世之念，而於是年，在他家堆放木頭的柴房上吊自殺身亡。

出生於土耳其亞美尼亞，靠近泛湖 (Lac de Van) 的海幼茲德若瑞 (Hayotz Dzore) 的高爾基，他的原名為沃斯達尼格·馬努·亞杜安 (Vosdanig Manoog Adoian)，他的父親是小麥批發商和木匠，他在一九〇八年爲了不願意服兵役，丟下妻、子與女兒而離開土耳其，落得高爾基在童年與少年期就過著艱辛、動盪不安的生活，一

直到他母親在一九一八年過世。一九二〇年，高爾基和他的妹妹娃兒杜希 (Vartoosh) 前往美國與先他們而到的父親和二位姊姊會合，對這位中東移民的高爾基來說，這是既興奮又充滿幻想的經驗，怎麼會知道移民的生活是那般辛苦，但是高爾基早就決定要當畫家，於是先到普洛維頓斯 (Providence) 的羅德島設計學校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上素描課，接著又到紐約的中央藝術學院 (Grand Central School of Art)。從一九二五年起，他的靜物和風景畫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詩般的抒情主義；而他對塞尚藝術和綜合立體主義 (Cubisme Synthétique) 的研究，解決了找尋新的空間表現觀念的難題，讓他自由自在地於二次元的畫布上，呈現他心儀的「表面空間」；一九二九年所畫的《藝術家與其母》(L'

Areiste et sa mère，惠特尼美國藝術美術館）就是受到立體主義影響的最佳例子。然而此刻高爾基內心沸騰，他決定把自己的亞美尼亞原名改為「亞爾希勒·高爾基」（Arshile Gorky），而這個名字是出自荷馬史詩「伊利亞德」（Iliade）中的英雄，絕對不是出自作家馬克希姆·高爾基（Maxime Gorki），至於“Arshile”這個字，在俄文裡的意思是「苦藥酒」，就那麼巧地跟他的身世如此符合。

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物資窘困，幾乎所有藝術家都難以倖免而蒙受其害，然而高爾基仍舊堅持繼續畫畫，從塞尚風格轉向畢加索；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一次個人畫展之後，他開始為「藝術計劃同盟」（Federal Art Project）接受「藝術作品推展計劃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委託計劃草圖，該委託案係在紐華克（Newark）機場製作濕壁畫的牆面（目前作品已損毀），為配合航空站的航空動力需求，風格上接近雷捷（Léger），這是高爾基作品中的例外。

一九四〇年受米羅作品天真童稚趣味的啓示，他畫了一系列真正具有高爾基個人風格的《索屈的花園》（Jardins à Sotchi），靈感是來自從前他父母親擁有的所謂《還願花園》（Jardin des désirs accomplis）（該系列的其中一幅作品，是作於一九四一年，目前收藏於紐約現代美術館）。一九四一年高爾基真的如願以償地在紐約看到米羅的作品與來自歐洲的超現實主義，從此超現實主義的「自動運作論」（Automatisme）不僅是高爾基作品創作的動力，也是他在作品中加入「主觀性」元素的一種革新模式。以前高爾基只一味去追求「如何說」、「如何畫」，而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突然意識到「說什麼」、「畫什麼」比前者更重要。

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高爾基在《海盜船》（Pirate）和《瀑布》（Cascade）二種類型的作品，顯示出脫胎換骨的意願；而且筆的韻味也傾向比較迷濛誘人，有種「象徵性的不安定感」，每一種形體，都有其多樣性的象徵；不過在這個時段，他也面對著自然寫生，畫花、葉與昆蟲。

對高爾基而言，一九四四年是他的藝術成長的關鍵年：他與馬塔（Matta）和布賀東（Breton）的相會是重要因素。馬塔鼓勵高爾基要放棄自動性情感的表現，而布賀東與高爾基的友誼深厚，曾為他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假裘利安·勒維（Julien Levy）畫廊所舉行的個展寫序言。

以這幅題名為《臨終》（Agony）的作品來說，這似乎是他生命結束的預兆，研究高爾基作品頗有心得的威廉·魯賓（William Rubin）曾說高爾基是「感情脆弱」（Edward Lucie-Smith: L' Art d' Aujourd' hui, Nathan, Paris, 1977, p.58），如果證之以一九四八年的上吊自殺，這說法似乎是正確，不過排開這因素，高爾基這件作品有著馬塔清爽俐落與曼妙的細線條，色彩也比較不像以往的複雜，單純的紅色調統一整個畫面，看起來有點淒清但平靜超然，面對著即將來臨的死神，高爾基似乎一點也不害怕。因為受馬塔的影響，作品的能量感化為淒清的詩情，不過馬塔基本上是屬於機械論的科幻情節，與高爾基從植物世界得來的自然論，是絕然不同的。■